

The Enlightenment: History of an Idea

启蒙观念史

[意] 文森佐·费罗内 著 马涛 曾允 译



海外借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启蒙观念史

The Enlightenment: History of an Idea

〔意〕文森佐·费罗内（Vincenzo Ferrone） 著

马涛 曾允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启蒙观念史 / (意) 文森佐·费罗内著; 马涛, 曾允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ISBN 978-7-100-16241-8

I. ① 启… II. ① 文… ② 马… ③ 曾… III. ① 启蒙运动—研究 IV. ① K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25362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启蒙观念史

[意] 文森佐·费罗内 著

马涛 曾允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241-8

2018年10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32

2018年10月山东第1次印刷 印张 12 3/4

定价: 69.80元

Vincenzo Ferrone

The Enlightenment: History of an Idea

Copyright © Gius. Laterza & Figli, 201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中译本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15 年英文版译出

中文版序

李宏图

什么是启蒙运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也难以给出唯一定义的问题。当启蒙运动实际发生时，法国人通常是用 *Lumieres*（光——复数）来表述。正因为如此，当时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德意志人也就开始发问，什么是启蒙运动？1783年，《柏林月刊》就以“什么是启蒙运动”为题进行公开征文讨论，一批思想家都踊跃参与，发表各自的见解，其中康德的文章最有影响。1784年，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的文章中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康德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将运用“理性”看作启蒙运动的核心内容，而当时的思想家和作曲家门德尔松也认为理性是启蒙运动的中心，当然他们的这种理解也的确符合法国启蒙运动的主旨。

从敢于运用理性来说，这是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所留下的思想遗产。在17世纪那样一个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占据统治地

位的时代，在一个理性被压抑与遮蔽、只知信仰与盲从的时代，笛卡尔呼吁诉诸理性，号召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性去怀疑和思考，语重心长地告诉人们，只有依靠理性才能发现知识，只有理性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这无疑具有着革命性的意义。在历史的演进中，当笛卡尔已经高扬起理性批判的大旗的时候，这即预示着理性的批判不会到此终结，它将继续扩展其批判的领域，而这一任务即是由 18 世纪启蒙思想家来完成的。

法国启蒙思想家赞同笛卡尔对理性概念的理解，并加上了自己的阐释。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理性”条目中指出：理性，一是指人类认识真理的自然能力，二是指人的精神不靠信仰的光亮的帮助能够延伸达到的一系列真理。这样，理性不仅是天赋的，而且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引导人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智慧力量。伏尔泰在给达朗贝尔的信中写道：“理性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个时代要求确认以理性来反对种种想象和别的时代的偏见，并取得胜利。”可以想象，要确立起理性的地位在当时来说不啻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人类精神的伟大革命。伏尔泰在给狄德罗的一封信中说：我们正处于人类精神革命的前夜；狄德罗也说：这是在人的精神上和民族性中进行的一场革命。18 世纪启蒙思想家一致认为，他们的主要使命在于使人们不只是获取和扩展具体有用的知识，而是捍卫、强化和巩固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狄德罗在编辑《百科全书》时就表示，编写此书的目的不仅是提供系统和大量的知识，而且是要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确定以理性为基础的新的思维方式，以探索世界，获取真理。

自中世纪以来，人们的天赋理性一直受到宗教神权和世俗

王权的控制和压抑；现在，要以哲学的名义把人的理性呼唤出来，恢复它的合法权利，要在批判之中倡导理性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确立起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在这批哲学家看来，理性的批判决不应仅限于像笛卡尔所指向的纯思辨的哲学领域，而应扩展到宗教、政治、社会等一切领域。于是他们高举理性的旗帜，要用理性来批判一切，裁判一切，重构一切。在政治领域，他们要求改变旧制度下的专制制度，要消灭专制主义，实现和保障人的权利；在社会方面，他们批判等级制下的世袭特权，要求消除阶层固化，实现平等；在宗教领域，他们反对教会权威，反对宗教迷信，要用人的理性取代神的意志，彻底打碎强加给人民的宗教枷锁；在知识领域，他们倡导科学知识，进行科学探索，推动科学实验和发现，把人民从蒙昧无知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因此，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理性的分析在认识与思维方式上必然是批判性的、革命性的，它要去重新审察一切，度量一切，裁判一切。狄德罗大声疾呼：“应当毫无例外地大胆地检查一切，动摇一切，应当把所有这些空洞无益的幼稚的东西踏在脚下，把不是理性设置的障碍物统统推倒，给科学和艺术以对它们十分珍贵的自由。今天，哲学正在阔步前进，它把受其裁制的一切对象都置于它的统治之下，它的声音是最强音，人们在开始挣脱权威和陈规旧例的羁绊，以坚持理性的法则，几乎没有一本原理和教条的书使他们完全满意。”达朗贝尔把他所在的世纪称为哲学世纪，其含义为理性的批判要涉及一切领域。他说，哲学不是别的，就是理性之应用于它能够对之发挥作用的对象。具体来讲，18世纪从世俗科学的原理到宗教启示的基础，从形而上学到鉴赏力问题，

从音乐到道德，从神学家们的烦琐争辩到商业问题，从君主的法律到民众的法律，从自然法到各国的任意法……这一切都受到人们的讨论和分析，或者至少也被人们所提到。这也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些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这批哲学家所进行的全面深刻的理性批判便是我们所说的启蒙运动。

在这批“启蒙哲人”中，最杰出者为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和卢梭。伏尔泰（1694—1778），真名为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伏尔泰是他的笔名。在长达84年的生涯中，他挥笔写下了《哲学通信》《哲学辞典》《路易十四时代》等伟大著作，成为启蒙运动的“泰斗”。另外一位则是孟德斯鸠（1689—1755），1721年，他发表了第一部著作《波斯人信札》，这是一本书信体小说，也是一部闪烁着启蒙思想的哲理作品。不久，孟德斯鸠又写下了历史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此后，孟德斯鸠便集中精力投入《论法的精神》一书的写作工作，凡二十年，几易其稿，终于完成。该书一经出版，立刻轰动了巴黎和欧洲，两年内连续印刷了22次，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建立现代国家的宪政原则，成为18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理论著作和经典作品。德尼·狄德罗（1713—1784）出生在一个制刀工匠的家庭，他自幼

聪颖过人，19岁便获得巴黎大学的硕士学位。1745年，一位出版商钦佩他的才华，盛情邀请他主编一部百科全书。狄德罗接受了邀请，并将这部书定名为《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他一再表示，要通过这部书改变人们现存的思想方式，要让它成为一个介绍科学知识，破除宗教迷信，反对专制制度的巨型炸弹。1751年，《百科全书》第一卷正式出版，至1780年，共计35卷的《百科全书》全部出齐。1712年，卢梭（1712—1778）出生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他幼年丧母，当过学徒、教堂唱诗班成员和家庭教师等，饱尝了人世的辛酸。1749年夏，卢梭应答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写下他的第一部著作《论科学与艺术》，获得了征文一等奖，由此声名鹊起。后来他又撰写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指出了人类不平等的根源。经数年苦思之后，卢梭又写作出版了《社会契约论》，此书的中心是探讨如何实现人的自由，提出了“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思想，目的是要推翻君主制度，建立共和国。

在一个还处于专制王权统治，出版遭到审查的时代，这些启蒙思想家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正是因为他们真诚地希望启发民智，要把潜藏于每个人自身之中的理性召唤出来，挣脱任何外在权威的束缚，使人类走出不成熟的依附和奴役状态，成为敢于运用自己理性的独立的和自由的人。伏尔泰认为，必须要按理性行事，不能让人陷于无知中，挣扎于谬误中，生活在暴政下，过不幸的日子。他们相信，理性的阳光必将冲破迷信与专制的漫漫长夜，给人们带来光明与幸福。狄德罗说：哲学正以巨人的步伐向前迈进，黑暗将会过去，光明即随之而来。这种

光明就是理性之光，它是一种“自然的光亮”，也即是“启蒙”。因而启蒙思想家所掀起的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使18世纪成为“哲学的时代”“理性的时代”“光明的时代”“批判的时代”。理性的启迪、运用与批判是哲学家的重要任务，在理性的引导下摧毁神权、王权和特权，追求与实现人的权利、自由和平等便是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也是启蒙的内在精神，同时也成为18世纪的时代精神。

在18世纪，这批启蒙思想家被称为哲学家、哲人、智者，意指以批判和寻根问底的精神去探讨一切问题，哲学家的气质在于按秩序精神和理性来行动。这批哲学家赋予了自己独特的特性和使命，如斗争性和批判性，具有强烈地改造社会和改善人的命运的责任感等，并要在理论的思考和实践的批判中展示这种特性和实现其使命。“哲学家只有使自己成为能对他的同类做出贡献时，他才有权利对自己做出估计。”哲学家并不为自己，而是为别人，“只对自己有好处，就是一无好处”。“智者在抨击干扰理性或阻碍理性发展的谬误中，智慧会感受到有朝一日将如此正当地为减轻甚或消灭曾使人备受痛苦的各种灾难做出贡献的那种光荣。”“因此让我们自由写作，也自由行动吧；让我们从写作和行动中显示出一个共和主义者引以自豪的独立性吧。一个顾虑重重、畏缩胆怯的作家，是不能为人类的精神和他的祖国效劳的。”这一独特的精神气质还体现在启蒙思想家孔多塞的理念中。在面临恐怖统治的流亡期间，他写下了《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怀着对人类进步的理想，饱含热情地呼吁必须改善人类的境况，要让所有人都得到幸福、全人类实现进步。总之，在这些启蒙思想家看来，要

确立每个个体的权利，实现每个人的价值，让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启蒙思想家的这些思想随后鲜明地体现在《人权宣言》中。1789年7月14日革命爆发，8月26日便通过了《人权宣言》，庄严地宣布：“组成国民议会的法国人民的代表们，认为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由此，对启蒙运动的认识就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思想观念这一维度。不可否认，启蒙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本质上，它以理性为中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思考方式。例如在旧制度下，人们是以专断的权力与社会的等级特权来思考问题，而现在则是要按照自由、平等来进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启蒙思想家们重新建立起了对世界的全新理解，并且以此为中心来重建一个新的社会，重建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和运行逻辑。而这是启蒙运动对现代世界最为伟大的贡献。

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启蒙运动充任了很重要的思想资源，从“五四”以来，一些思想家一直推进在中国的启蒙。到20世纪80年代时，王元化先生还呼吁要进行“新启蒙”。由此可见启蒙对于中国的意义。但如果我们回到学术研究本身，便会发现我们对于启蒙运动的研究，实际上还远远不够。例如，至今我们还没有系统地翻译过国外学者对启蒙运动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同时除了80年代有些学者写过为数不多的几本关于法国启蒙运动的著作，

新近出版了一些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学术成果外，现今还没有关于启蒙运动的全面性和专题性研究著作问世。更需指出的是，我们经常讲“启蒙运动”，也只是把它看成是法国的启蒙运动，我们对其他国家的启蒙运动关注得不够。即使看成是法国的启蒙运动，我们也未系统地进行研究，致使目前面世的一些讨论启蒙运动的文章大多也只是流于低水平的重复，甚至是想象性的演绎。

所以我们今天讲“启蒙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是一种思想价值资源，而没有真正成为学术研究。但需要提醒或切记的是，如果没有真正的学术研究，期待运用所谓的思想资源来启迪民众，引领历史前行的话，可能会偏离启蒙运动内含的意旨，反而会是历史的误读与误导。因此，在今天新的环境和条件下，我们务必要从学理与学术上重新思考启蒙运动，从而为社会的前行提供丰富而充足的思想资源。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很高兴看到《启蒙观念史》一书的出版。这本书在观念和历史两个维度下仔细考察了启蒙运动，以及对启蒙运动遗产的继承与反思，并且在学术史的梳理和辨析中回答了什么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乃至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正由于此，我热忱地期待这本书成为当下呼唤新启蒙的重要文献，并通过展现出启蒙运动思想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进而修正与丰富我们当下的现代性实践。

2017年7月

目 录

前 言 践行启蒙 / 1

致 谢 / 15

第一部分 哲学家的启蒙——思考“半人马范式”

第一章 历史学家与哲学家

启蒙运动作为历史范畴的独特性 / 19

第二章 康德：《什么是启蒙？》

人类通过自身而获得的解放 / 25

第三章 黑格尔

作为现代性哲学问题的启蒙运动辩证法 / 34

第四章 马克思与尼采

启蒙运动：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到权力意志 / 52

第五章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的极权主义面相 / 63

第六章 福 柯

“半人马范式”的复归和人之死 / 70

第七章 后现代：反启蒙的立场

从卡西尔-海德格尔论辩到本笃十六世的天主教
启蒙运动 / 84

第二部分 历史学家的启蒙——对旧制度的文化革命

第八章 为历史学知识辩护

超越“半人马范式” / 107

第九章 18世纪科学与哲学中的“认识论幻相” / 122

第十章 “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范式

在政治神话与认识论僵局之间 / 141

第十一章 20世纪与作为史学问题的启蒙运动

从政治史到社会文化史 / 154

第十二章 什么是启蒙运动?

旧制度欧洲的现代人道主义 / 167

第十三章 文化革命的历史年表和地理分布 / 208

第十四章 政治化与“能动的自然”

后期启蒙运动问题与旧制度的危机 / 241

后 记 启蒙：精神的革命还是旧制度的文化革命? / 263

注 释 / 287

索 引 / 335

前言

vii

践行启蒙

套用伟大的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人们可能会说：一个幽灵，启蒙运动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它看上去悲伤而憔悴，虽然满载荣耀，却浑身都是一场场败仗留下的伤痕。然而，它无所畏惧，依旧带着那讽刺性的笑容。实际上，它换了一副新面孔，继续骚扰着一些人的美梦——他们相信生命之谜全都包含于一个虚幻神秘的神灵的设计，而没有对于人类自由与责任的鲜明意识。

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有些人认为是时候清算启蒙运动留下的遗产了。当然，他们现在终于可以埋葬那场野心勃勃又麻烦重重的文化革命了。那场革命在18世纪历经千难万险，为的是颠覆旧制度^①下欧洲那些看似不可改易的信条。人们终于可以扑灭那个用人解放人的不切实际的启蒙信念。那个信念认为人类单凭自身力量就可以摆脱奴役。这股力量还包括对于新旧知识的重新排布，这得益于新兴社会群体的努力，他们拥有一件强大的武器：

① 旧制度（*Ancien Régime*）指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前，自15世纪起建立的法兰西王国君主政体制度；也泛指一切与法兰西王国体制相近的制度。——译者注（以后本书中的页下注释无说明，均为译者注）

批判性思维。

viii *Sapere aude*——敢于认识。成熟起来。不要害怕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抛开所有古老的权威和古板的传统。一向自律的康德在 1784 年用少有的热切口吻写下上面的话，还引用了启蒙运动口号。但是在我们的时代，一些著名的极端保守分子伪装成现代自由主义者，甚至做起了美梦，幻想可以不费一枪一炮，就恢复旧制度下所有理所当然的确定性因素。它们全都会如潮水般涌回：上帝赋予的权利（以及随之而来的教会统治集团），不平等的规范特征和自然特征，法律认可的少数人特权，义务对权利的优先性，在反对任何世界公民或普世幻想的背景下族群的冲突。

事实上，尽管苦难和不公仍在延续，解放似乎也很无望，但是，如果人们仔细探视我们时代的阴云，就会看到一幅不同的景象。1989 年的那些划时代事件，同样对贫乏的新旧解释范式和虚构的历史哲学起到了解放作用，残酷的现实否定了理论。那些事件引发的风暴，让几缕微弱的阳光穿透了时代的阴云。那些事件本身明确标志着冷酷独裁的终结、阶级斗争的暴力谬论的破产，它们曾经被设想为实现假想中的物质进步的不同阶段的一种必要手段，而这种物质进步换不来自由和人权。现在，那场风暴让我们超越了无数的幻梦和再三的失望，重新点燃了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它在各处引发了新的研究，也带来了重新研究启蒙运动的要求。这场深刻的文化革命力图解放人，其范围之广、影响之久，只有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和传播可以相比。我们今天就那场革命所提的问题，之前从未有人提出。

我们终于开始解那个关键的结了，而构成这个结的老问题就

是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至今它仍是欧洲历史意识的基本原则和内在核心。以不连续性之名，我们会看到一个历史学新时期的开始。历史学家现在摆脱了目的论的约束，摆脱了各种由强大范式所营造的意识形态环境，这个范式长期将启蒙运动经验的终极意义与法国大革命以决定论和有机论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结果就是，启蒙运动曾经被等同于那种传遍西方社会的革命的不可阻挡动力。这使人忘记了启蒙运动最初的动机是改革，也遮蔽了使其具体形式和内容一直在乌托邦和改革之间摇摆的那些方式。这个历史学上的新时期现在面临一项任务，即将尊严和诠释其意义的自主权交还给按其自身原则运行的启蒙运动世界。观念史学者的每一个解释都指向最终的革命性成果，与他们的信念相反，新研究已经开始清楚地显示，这个复杂的文化体系不仅仅包括颠覆性思想在某个有限的知识精英的思想运动中的传播，而且更主要的是还包含一种深深植根于社会的新文明形式的崛起。这幅图景中浮现出一种自认为传播广泛且深远，又具有彻底批判精神的新文化，这种文化存在于新的表现方式、制度、价值、实践、话语及思维方式的生产和消费之中。在旧制度下的日常现实中，它是一种新鲜却又颇具争议的另类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便是“践行启蒙”（living the Enlightenment）这个表述的绝对中心。本书的焦点在于一种生活经验，一种栖居于世界中的全新、独创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自然和文化、实然和应然、历史语境所提出的挑战和回应这些挑战的可能方式，它们之间的关系都要以一种新的并且十分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和实践。这幅图景将人牢牢地置于中心位置，带着人所特有的能力和局限，带着人逐渐增强、愈加不

ix